

编辑前言

在市场推出这样一本书之前，我们必须先说几句，不是类似于包装上的警告**“奥秘文学可能会对你的心理健康有所损害”**，而是为还没有机会对苏非传统与思想熟悉的人，制定一种指导方针。

苏非传统试图要启发的知识是一种感觉和行事的方法，而不是西方思维里的一体理智性信息。这表示一个之前没有获取有关这课题上正式的知识的人，相比于一个象我花了三十年设法去实现这知识的人，那人没有必要觉得他不如我。理由简单：多数人都在出生的或替代的家庭范围长大，而在成长成人的过程中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发展出某形式的个人视野。因此每个人都具备某形式的学习工具，即便从苏非传统的观点而言，这可能是生了锈或未充分利用到。

因此这传统里的技术是设计来运用与充分利用一个人已知晓的，而这本书只是技术中之一。

此类技术的基本概念是，它应该能与个人的经验同步利用，以及应用在日常生活范围内。这表示与其把这些技术放在一个隐喻的“神台”去崇拜，你把它输入日常生活里。

为何务必有个导师来监督这样的活动，原因是一当人在任何之前没有做过的事物里起步，他肯定会觉得有点迷失。过了一阵子他可能不会觉得那么迷失，但还是能因追随一个目标或研究途径，而为此有损于另一个，这就导致对真正现象的不平衡理解。导师的工作是监督学习者的功课，他的存在能让更少时间浪费在有可能是无成果的探索。

在某个程度上，这个学徒过程，与手工学徒过程在性质上相

纳合西班牙迪教团的规则或秘密

似。我的父亲是凹雕版画制作的老师，在五十年代以后，当用在印板上的黑墨开始一起和亚麻籽油预先调和好售卖时，他颇感遗憾。以往你必须从一块块干墨，磨出墨来，然后在—块玻璃上和亚麻籽油调和。要把油墨弄成正确性质的光滑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多数学徒在被允许自己在铜版或锌版上施墨之前，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磨墨（在法语里这过程叫做“步录业·度·诺*”）。

当我问他预先调好的墨是不是不如另一种，他这么回答“不是的，墨本身没问题。是人与墨的关系变得较差了。”

我想如果我们把这本书相当于一块干墨，一个基本而需要添加很多努力的组件，这不是异想天开的说法。墨块上没有标签告知你如何把墨变成一幅漂亮的画面：画面一定要来自自己。雕刻刀本身不能割出一条线，但有意识的手能学习利用雕刻刀。或者，就如奥玛阿里·沙赫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过，能用的知识才能存在。

要把这本书当成类似的一本方式化的奥秘智慧食谱是因此不可能的。然而，这本书或那块墨的用处含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感到灰心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会找到自己的路。

如果一个人给予这本书所应得的尊敬和注意力，这书能帮助几乎任何人，前提是他们要把整体的生活输入，并在这过程中不过度地环绕在细节上，因为过度地环绕于细节会使意识缺乏伸缩性。一个人有必要把生活的一切施加于这本书里的各个理念，而只有如此这些理念才会增添某些意义。如果他设法把这书缩减成一本类似“自助”的手册，这样的想法本身就会让此书失效。

* 步录业·度·诺 (Broyer du Noir)

编辑前言

这一切都发生于一个思维架构，而有关此思维架构我们必须在前头说句话。这里引用了奥玛·阿里—沙赫在《今日的苏非主义》前言里的话：

苏非传统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一种异教。它是一种生活哲学，而它的目的是呈献给人一个实用并能使他达成某程度更高意识的道路，而通过这个被提升的意识，使他能够了解自己和至高无上神灵的关系……

这是个自古传承至今的哲学。它保持了古老的实质并坚守古老的秘密，以让这哲学保持原态及无玷污。这都是为了把这哲学提供给想通过提升意识力而获得智慧人。

这因此必须作为此书的考量框架。如果你相信这有可能，就继续读，或把这本书拿到收银处带回家。如果你不相信这事的可能性，别浪费时间：把这本书放回架上，去看场电影。

这些规则或秘密是为了让一个人达成这大致的目标而设置的工具，其功能莫过如此。当一个人为了达到次要的目的而利用它，最糟糕的状况是规则对此人会有反效果，在最佳情况下则会变得完全无效。一个人在运用这些技术时所秉持的意图，会很确切的定义规则所能操作的层次—换言之，一个人可能有全盘收获但他也可能一无所得。这些规则不在任何意义下持有威胁性，但你应该切记你所掌握的是具有巨大威力的工具。我们其中对于这传统有些经验的人，知道心灵重量的成就也会使其错误更加沉重。

这里所呈献的规则形式其实是多年前十六世纪所设定的。据

纳合西班牙迪教团的规则或秘密

说规则一至八是谢赫卡瓦加·阿普杜拉·哈里格·基迪杜瓦尼*所拟定的，他现葬于博卡拉**和撒马尔***之间的道路上，在基迪杜瓦尼****，而最后三个则是巴浩丁·纳合西班牙迪，纳合西班牙德未丝*****教团的创办人拟定的，他的神祠最近刚修好而也位于博卡拉附近。

就如奥玛·阿里—沙赫在书里其中的章节解释，在这传统里，这词“秘密”所意味的比较接近于密切，与其是机密的意思。所以对一个人较有助益的是把这秘密视为一件私自的东西，一个对自身最隐蔽部分言语的。如果你允许它进入，那里就是这些规则能得以进化与开花的地方，其实这里是唯一能栽培它的地方。如果你试图以别的方法运用，比如说，为博取别人的好印象而用来炫耀自己的知识或是用来树立对他人的控制，那么规则就会自我分解，或更糟的会转为对你不利。

这些规则所表达的各种概念和各个可能的用法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为此奥玛·阿里—沙赫不列出很多明确的例子，因为这会局限运用的灵活性。就如他说，当你规定出类似配方的用法，比如说“你在繁忙时间地铁车厢内运用在人群里独处”那么这就有可能限制此规则的用途于地铁里。你在各种各样的情况里都有可能用到这与其他的概念，所以当一个人在尝试以这些技术修行，提出过多的运用方法有可能会过于的局限。

* 谢赫卡瓦加·阿普杜拉·哈里格·基迪杜瓦尼
(Sheikh Kwaja Abd al-Khaliq Ghujawani)

** 博卡拉 (Bokhara)

*** 撒马尔 (Samarkand)

**** 基迪杜瓦尼 (Ghujawan)

***** 德未丝 (Dervish) 参考词汇表

编辑前言

为此理由，如果任何人觉得此书里的描述显得含糊，那是因为奥玛·阿里—沙赫的作法的微妙之处是他认识到必须留给读者足够空间作出他或她自己的选择以及让读者施加自己的体验于这些概念。他所关注的其实是运用规则的感觉，而不是关注规则能用于眼前什么样的个人情况与事物。

与别人进行比较或谈论如何利用这些规则可能有益处，但当这发生在拥有同样意图人群的范围之外时，那通常会导致歪曲。教条主义有某些狭义的功效，而有些人会采取这取向，并把别人一起拖入。这就是为什么在苏非传统里，一个人必须有导师监督的原因之一，这不太注重所谓的“个性强烈”的人。

在苏非传统里，一个导师极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判断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行动，如果在那当下是需要某行动。你不是依据时间的长短而自然变老练，但过了一段时间，你会比较能察觉什么事物需要多少的时间，你能把这称之为对模式产生一种感觉。这里所涉及的是几十年的时间，不是几个钟头或几分钟。但确实有些重要的事物会极快发生，因此一般性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按照程序，我们必须对奥玛·阿里—沙赫如何与他的学生协作先作个交代，这是因为人们对来自神秘东方的精神指导者和导师，存在许多幻想，而也因为任何阅读此书的人实际上就成为了他的学生，这是考虑到这些讲义都是过去十五年之间发表给他的学生的。

他不会侵入学生的生活，制造依赖性，系统化运用令人惊骇的策略以达到他（而也是他们）的目的，虽然他有能力这么作。亲戚关系和联系完全会被尊重及增强，人造刺激物的运用是不被鼓励的。他所运用的是我们正常生活的时间框架，这表示进展所需要的时间通

纳合西班牙迪教团的规则或秘密

常会比一个人所希望的较长，骇人或惊人的作法会被保留于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当一个学生陷入在一定的格式行为，而是好几年都这么样。除非整个行动是拥有某种教导性质，一个苏非导师不会‘手握枪械走进房间狂射’，但如果只有以这么力度的做法才妥当于一个情况，他还是有必要保留这个选择。

就一情况而言，时间与适当性是至关重要的，还有‘谐和融入’的元素。一般上说，人是倾向于缺乏耐性，而在西方的教育系统里，当你吸收一个学科某些的基本知识你就会被认为对这学科有‘认识’了，西方教育系统和制度时常滋养这种幻想，这本身会鼓励人性的缺乏耐性倾向。在‘菲亿码菲亿*’里，鲁米**把一个说“我明白”的人比喻为一个刚把皮瓶装满了海水，而把瓶子举起说：“这是海洋。”的人。

这个倾向也意味除非学习的过程是相当夸张或戏剧化的，人们一般不会认为自己学了什么东西。奥玛·阿里—沙赫的别的书籍有指出，类似情感净化与发泄的经验一般上对人比较有吸引力，在这类经验一个人的心神会被弄的支离破碎，‘而这里的假设是那人的心神越是被搞的破碎就越好，因为之后就更能更好的被重建。’某些治疗师及许多伪装导师利用人们对这类经验的喜爱牟利，而他们是着重冲突而不是谐和的方面，在西方世界里人们对这种弊端持有天真的态度，而这作法已被采纳为一种技术，也已形成了一类模式。

我对伊德里斯·沙赫***和对奥玛·阿里—沙赫作为导师分别的短暂观察和较长的观察让我觉察到虽然他们在某程度上会对事物作某种安排，但这是在于某局限内。他们尊重学生吸收的时间节奏。奥玛·

* 菲亿码菲亿 (Fih Ma Fih)

** 鲁米 (Rumi)

*** 伊德里斯·沙赫 (Idries Shah)

编辑前言

阿里－沙赫是通过小组工作，但这里毫不存在相似于异教的高压贪财与谋利的策略。

但不应该忘记的是，一个尊重学生能力和学习节奏的导师，谨慎以学生的学习能力协作或应对学生的能力而与他协作的导师，他所要求的是一种特殊的纪律。这类的修行需要耐心。你可以从一个导师学习这份耐心，但速成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纪律存在一个整体的伸缩性，而因此需要长久的时间吸收。

如果一个人能培养出对自己相似于这样的耐心，这就有助于让他有效利用这本书。此书的用法关键在于对其的熟悉：当一个人越接近这些理念，他就越能在自己生活的各种内和外在情况利用这些理念。

当一个人越这么样作，他就能使自己越透明于这些理念，这些修行单元就越能通过我们运作；而这过程几乎是一但不完全是一不知不觉的。

此书较早版本的编辑手法是比较“重”，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当时试图尽量提出各个规则的单一形式。时间会让一个人谦虚。这是第一版本的扩充本，在这版本我回归到原来的讲义纪录，并比较忠实地按照原来的摘录撰写这书，因此当中会有某程度的重复。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会造成太多的重复：我的感觉是，观察奥玛·阿里－沙赫在不同时间考量及从新考虑某课题是有用的，就好比当你考虑一个画家一生中一直回返同样一个情景，每回都会以不同的光线呈现那主题，因为他知道这一生杰作的精髓就在那里。

奥基·黑得

1992 & 1998